

徐梵澄文集

徐梵澄文集

第五卷

朝霞

快乐的智识

上海三联书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者说明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自梁启超介绍而入中国,迄今已逾百年。七十年前青年梵澄受鲁迅之嘱系统地翻译尼采,出版其译著共有四部:《朝霞》(1935)、《快乐的智识》(1935)、《苏鲁支语录》(1936)、《尼采自传》(1935),及两篇长文《宗教生活》和《启蒙艺术家与文学者的灵魂》(皆选自《人间的,太人间的》,又译《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1935)。梵澄所译尼采系列,今分两卷:《朝霞》、《快乐的智识》为一卷,《苏鲁支语录》与《尼采自传》并两长文为另一卷。

尼采,诗人—哲学家。其思想,纷论不定。大致尼采研究者,分其创作为三期:第一期着意于艺术;第二期注重于知识;第三期神往于强力,遂呼唤“超人”,以为人类雄强之本能,乃“权力意志”,且人类进步并上升于“永远回还”之中。梵澄晚年提撕大哲之灵感面,遥契并同符于室利阿罗频多之“超心思”。二氏同持此论:必有

健全的个人，然后可合为健全的集体。要之，崇高的个人主义与优良的集体精神，一体而两端者也，其“道通为一”。

六十九年前，郑振铎尝为《苏鲁支语录》作序云：“他（梵澄）的译笔和尼采的作风是那樣的相同，我们似不必再多加赞美。”又摘自书语录云：“……这是一种永不涸竭的泉水，没有汲桶放下去不能满汲着黄金和珠宝上来！”

卷五目录

朝 霞

卷 一	3
卷 二	57
卷 三	98
卷 四	137
卷 五	201

快乐的智识

再版原序.....	267
-----------	-----

卷 一	274
卷 二	315
卷 三	354
卷 四	406
卷 五	450

朝霞



卷 一

1 补充理智

凡悠久底事物，必渐为理智所渗透，使其产生于非理智的由来渐渐磨灭。凡首创之事的详细史实，岂不时常使人感觉矛盾和荒诞么？而良善底史学家岂不是不断地加以修正呢？

2 迂儒之谬见

学者们以为：任何时代的人们，必相信着自己知道好与坏，可羨与可鄙的。这批评很正确。但以为现在我们比任何时代更能知道了，便是谬见。

3 一切自有其时

当人们命定一切事物的性别的时候，自以为非出于游戏，而是更有深意存于其间：——这错误泛滥底范围，人们至今还未完全脱出。同样的，人们将一切事物与伦理关联起来，使世界上增加着伦理的意义的负担了。将来有一日这必会多起来，也变作毫无价值，如今时相信太阳是属阴性或阳性一样。

4 梦想底世界之混乱

我们必须将许多世界上的虚伪底伟大祛除，因为这违反了一切事物所有的公正！然那时想将世界不看到比现世更混乱，是难能的！

5 应该志谢

至今人类最大的成绩，便是我们无需时常恐惧着野兽，鬼神，和我们的梦了。

6 变戏法者和他的对称

科学中可惊奇的，刚和变戏法的奇怪相对称。因为变戏法的向我们幻出一极简单底原由的现象，实则有极复杂底原由在运行。而科学则叫我们对于简单底原由的信仰刚刚在其容易了解而使们迷于现象时抛开。最“简单底”事物皆是极复杂底——这真使人

惊奇不置！

7 空间观念之别解

是真实底抑幻想底事物对人类的幸福较多贡献呢？诚然，最高底幸福与最低底不幸中间的悬隔，是由幻想底事物拓出的。然这种空间观念在科学影响之下，是必见其缩小的：正如我们从科学所学到而仍然在学的：感觉地球之渺小，视太阳系如微尘。

8 超升

无路底苦痛者，颓废底梦想者，超世间底炫耀者，——这便是那华耶耳所分的三种人品。我们现在已不这样看世间——即那华耶耳^①现在也不敢这样：他该亲眼看到一种新底超升。

9 道德论^②

自千年来人类生活方式观之，我们现代人是生活于非伦理底时代内：习俗的势力已衰弱到可惊，而伦理观念又已讲到极高尚，精微，竟至可以认为乌有。因此，于我辈后起者，伦理发生的根本观念，反隐晦起来；而且即令我们找出来了，也使我们缄口结舌：因为说来粗鄙！或则因其好像违反伦理！比方这定理：道德者，无非

^① Santi Raffael, 1483—1520, 乃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中大画师。又此“超升”原指耶稣升天而言。

^② 原题为：习俗伦理说。

(便是说没有旁的!)服从流俗的道理而已,亦不论其为哪种习俗;而习俗者,即行为和思考的通常底方式。于是凡没有通俗底事物,便无所谓伦理;而生活所系于习俗者愈少,则其道德之范畴愈微。自由底人是非道德的,因为他纯粹倚赖自己,不欲与流俗相依于:在人伦的一切原始状态中,“坏底”的意义便同于“特出”,“自由”,“故意”,“非常”,“未经见”,与“不可测”这些名义。时常是以这些情况为准绳的:例如发生一件事,非由于习俗之驱使,而是由于旁的动机(比方为了个人利益),或者竟由于当日成为习俗的动机,这事便被认为不合伦理或不道德,连做这事的人都要这样感觉了:因为这事非由于服从习俗的缘故。习俗是什么呢?人们所服从的一种高等权威,其所以驱使我们,不因其驱使我们有益者,而是因为其驱使的缘故——然而对习俗之情与恐惧之情有何分别呢?这是对于驱使我们的一种高等智慧的敬畏之情,对于某种不可思议的超于个人的底力量的恐惧——这恐惧中是有着迷信的——最初关于健康之锻炼和培植,婚姻之道,医药学,农事,语与默,人与人及人与天之间关系这种种事,皆属于伦理的范围内:伦理便叫人循规蹈矩,不自视为独立底个人。最初,一切皆为习俗,有谁要打破这种惯例的,便成为立法者,或巫医,或一种半神似的人:便是说,他便创造出一种先例——一桩极可怕而且有生命危险的事情!——然谁是最有道德的人物呢?或则为最能依照法律行事的人:如婆罗门众,无论何时何地皆求贯彻其对于法律的意识。或则更为在最危难之际而能贯彻之的人们。最有道德的人便是牺牲于习俗者最大的人:但最大底牺牲是什么呢?答复这问题便辟出多少不同的伦理教义;其中最大的区分仍是求贯彻之最重大者或最悠常者这分歧。然人们不宜误认着那伦理的动机,那以最艰难底习俗的履行为最合道德的表示的。自我之牺牲非起于对自我有

利益的缘故，而是无非表示着有伦理和习俗的，即算违反了个人的意志和权利：个人是应该牺牲的——习俗的伦理如此要求。——然而另外一班伦敦者，如踵武苏格拉底的信徒一般，深以自制与自持为个人之美德与幸福之锁钥，则可算例外，——即算有时的现象不如此，则正因为我们受了他们的影响的熏陶：他们走上了新底道路，为一切习俗的伦理的代表者所鄙视——他们却也自绝于社会，被视若非道德的，在深底理解中，皆很恨怒。如同任何基督徒在一旧塑底罗马英雄的眼中，“最先祈求着个人的幸福”——是非常坏的。——无论何处，只要有一种社会，便自有其习俗的伦理，而也就有这种思想，觉得损伤这伦理的责罚也更归到这社会上：那么一种超乎自然底，不着边际底，由迷信的恐怖所建立的底责罚。社会可以制服某个人，使他对于旁人的损害，向旁人或社会赔偿；也可以，大概因为某个人的行动的影响竟使上帝的黑云和怒风雨集于社会之上，取一种报复，——但社会依旧感觉个人的罪恶为它的罪恶，负着个人的责罚犹它的责罚：——“倘若这种行为还可能，每个人的灵魂，也该掉痛着风俗的堕落了。”于是每种独立底行为，每种特出底思索方法，引起反感，而最希有底，超拔底，原始底精神，在整个底历史过程中，怎样受着损伤，被视为坏底和危险底人物，甚至使他们自己也这样感觉了，真是无从说起呵！在习俗底伦理统制之下，任何新兴的事物必遇着恶意的批评；直到现今，善人们的天因此比原来的黑暗更黑暗。

10 相对论——（道德意念与因果意念之事）

凡因果之量增大，则道德范围缩小：因为凡事倘若看到了必然底影响，知道将其从偶然和或许底机会分开，便同时将许多成为习

俗的根据之幻想底原因打破了——现实底世界比幻想底世界窄狭的多——每当世上消失着一点恐惧观念和强迫观念时便同时消失着一点对习俗的权威之信仰：道德大致便因此破坏了。谁要将其弥补的，便应知道如何使结果不可预计。

11 伦理与巫医

统治着一个社会的伦理，时常是被人修理着的，许许多多的人增添着因与果，罪与罚的例证，视为天经地义，因而更加信仰；少数人对于人们的行为和结局加以新底观察，因之抽绎出结论和定理来；更有少数人却加以攻击，而让这方面的信仰薄弱下去——凡此种种，无论为引证，观察，或攻击；无论为一种教义的证明，表彰，加厉，或反对：彼此皆同在极粗鄙且不科学底行为中。——犹之毫无价值之败坏，呈现毫无价值之丑态，正同如原始民族的巫医的形质一般。民族的伦理和民族的巫医互相关联，似乎不应时常这么不同的看待：二者俱为极危险底幻术故。

12 运气——(视结果为外缘)

从来人们相信着一桩事业的成功，并非结果而是上帝的随意底添配。世上有还比这更荒谬的说法么？人们应该更加注重事业和成效，使用着更不同底工具和方法。

13 人类的新教育

救助呵！慈善和温良的人们！大家将这蔓延全世界的报应

说除掉。没有比这更恶毒的毒药了。——将事业和成效当因由和果报(惩罚)看,还有比这更可怕而且无理的说法么?人们不但在我们行动方法的结果上,加以这种论说,并且已更进一步,以这恶臭底惩罚报应论,将纯粹底偶然之事的天真损毁了。而且这愚蠢又已铺张到极致,甚至将生存之本身认为罪孽的报应。——这便如同监狱者和刽子手这班人的幻想,领导着至今人类的教育呀!

14 疯狂在伦理史上之意义

自人类纪元前几千年,自纪元后若干年,以至今日(我们是生长于异常渺小的世界内,兼之又在这很坏的地带里)。虽然一切人类皆在“习俗的伦理”严重压迫之下,而仍然有新底特出底思想,观念,行为产生者,皆因经过一种可怖的引发:即是几乎全由疯狂替这种思想开导先路,打破着习惯与迷信的成规。你们知道为什么这只有疯狂方为可能呢?缘何以如是之声与形,如海浪,如暴风雨,狰狞而莫测,然后对于崇高之思想方能发生同等之敬畏与瞻仰呢?缘何以这么一种局促之相,如猝倒者之痉挛和口沫,为疯狂者对于一种真理的面具和话筒的态度呢?缘何一种新思想的使者,对于自己生敬仰与怖畏,无怨尤,成为先知与此思想之身殉者呢?——我们现代渐渐明白:天才,应该是赋予了一粒盐却是给了一粒疯狂药的;古人更比我们明白,那儿有一颗疯狂,便有一颗天才和智慧——正如人们所耳语的“天神似的”。或者,古人强力底地这么表现着了;“幸福是因疯狂传布到希腊来的呵!”柏拉图这么就古代全人类说。我们更进一步探讨吧,那许多明智底人们,无肆的捣碎任何道德的负轭而创立着

新法度，倘若确未曾疯狂又怎样呢，除了发狂或佯狂外也更无他法——这不但于政治的或僧侣的理法为然，于一切改革者的领域亦莫不然——譬如改变旧诗之格律的，必以疯狂底情绪自信。（直到许多和缓底时代中，诗人多少流连于疯狂的结习内：远之如梭龙激起着雅典人夺回沙拉美斯岛。）“倘若不疯狂而又不欲佯狂，则将如何呢？”古代文化中之哲人对于这苦痛底事实皆思索过了；因此流传一种艺术底态度和理智底暗示的明哲保身之诡秘学，同时也怀着这种惨淡经营之无过与纯洁之感想，那药方，于印第安人中为医师，于中世纪之基督徒则为圣侣，于格零兰人中为 Angekok（安格格），于巴西人则为 Paje（巴乙），其实一也：无意义之节食，长久的禁欲，走入旷野或高山，或爬上一柱子，或“隐于一个前临湖水的荒林”，时常除了求索一种热情或一种精神上之刺激对于自身的影响外，并不思想。谁愿意走入那多余底苦痛底灵魂的忧患里去，那刚为各时代的伟人所想的呢！听着孤独者和愁苦者这样底暗鸣：“呜！愿上天给我以疯狂！那疯狂，使我终于相信自己！给出飞扬和收敛，强光与浓黑；骇我以严霜和烈焰那凡人未曾经受过的，加我以喧豕与鬼影憧憧让我呼号，让我哭诉，让我一匹兽似的匍伏；只要呵，我在自己中寻到我的信仰！怀疑已将我吞噬。我将理法杀死了，理法使我恐怖如一个死尸惊骇着活的人：倘若我不多于理法，那么我将成为一切中最不幸的。那在我自身里的新精神，倘若不是从你们那儿来何自而来呢？指示给我，使我属于你们；指出着疯狂给我。”往往这种热烈底祈求是达到目的了；正当基督教收获着最大底效果时，即圣徒和隐荒野者最盛行之际，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很多很大的疯人院，以安插许多不幸底圣徒们，那班因此给出了他们那最后底盐粒的。

15 最古老底安慰法

第一步：在不安和苦困中，凡人看到他之有应让旁人不安和困苦者在——因此他感到他自己尚存留着的力量，而这便安慰他。

第二步：在不安和苦困中，凡人视为这是一种责罚，以为这是一种赎罪，为解脱某种事实底或意象底罪恶的魔力之方法。倘若他看到这种不幸所附带的便宜了，他便又觉着可以无需苦痛着旁人——他无需有着那种慰安，因为他有这种方法了。

16 文明的第一章

在原始民族中有一种习俗的统系，其故也正为各种习俗的因由：许多余地而且困苦底限制（例如在康莎德民族中，永远不宜以刀撬去鞋底的雪，不应以刀尖叉着一块煤，不应将一块铁投在火炉里，——违了这种禁忌的大概有死神将降于他了！）存于习俗的近旁；而将此种种习惯的服从和实行永远保存于知觉里：便可以坚固文明的开宗明义第一章的意义，那是：任何习惯比没有习惯好。

17 自然之善恶

起初人类是沉浸于自然以内：他们到处发现自己和自己这一流，便是恶劣而叵测底天性深藏于云雾里，风雨里，野兽里，树里，草里；那时到处发现着“恶底自然”。后来却有一时代人们从自然里飘浮出来，便是卢梭时代：人与人彼此皆厌足了，根本便想逃到一个世界的角落里，无苦痛，无人；这时便发见“善底自然”。